



恽逸群 谈近代史写作

◎祝淳翔

恽逸群是我党新闻战线的著名人士,自1932年投身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等的编辑、主笔。尤其在抗战时期,根据党的指示,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参加地下情报系统,搜集提供了大量日伪情报,成就斐然。1943年,他与《申报》马荫良、孙恩霖等秘密策划,由孙从申报馆(当时已被敌伪接管)陆续运出一部分《申报》合订本,送入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并伺机在申报馆资料室里将缺损的期号配齐,凑成一套自创刊以来的全套《申报》合订本,从而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便是1982至198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申报》影印版的蓝本。1949年后,他历任《解放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并兼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0月,以第一届全国政协新闻界代表身份应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不幸于1951年冬“三反”运动中,因将报社存款借给友人开采小煤矿事被停职,次年开除党籍。

1968年,恽逸群在给一位仅有的一日之雅、不通音讯逾十七年的故人拟写一篇信稿,未署收信人姓名,以手稿形式收在文集中,题为《致××同志》。信中自述出狱后的四项意愿,其中第三项是写作计划,称打算“写《上海三十年》(1919—1949),如有充足资料,亦可扩大为《民国史话》,用纪事本末体叙述每一重要事件之前因、沿革、发展及影响,及有关人物之历史演变,以具体事实阐明事件本质”。计划将费时十至十五年。他如此谈及五十多年来对政事经济的偏嗜之情,称“每多方探索,以察全貌,亲见亲闻既多,得自幕中有关人士者亦不少。阅时既久,排比剖析,求其特质;对于各政治派别及其人事之沿革演变,各重要事故之真实原因与关键所在,各经济集团之借助或依托于何种政治势力及其变迁,始具有概括之理解。不揣谫陋,窃以为对数十年前各种政治斗争中矛盾各方面之特殊性,稍有一得焉。近十年来,常思笔而出之”。

进而论及对于史料的见解,则鞭辟入里,甚有启发。他写道:

报章材料,倘能以不同背景之专文和报纸相勘,或能得真相之什之二三,倘不明其背景,则真者不足什一,而伪者逾什九。档案资料,则由于冒功、卸责、虚报开支、讹诈,以己为亲信,藉以倾陷异己等等动机,真者一而伪者九。至于世所称第一手材料者,即当事人之自述,如梁燕孙(士诒)自订年谱,叶誉虎(恭绰)日记之类,为粉饰自身,尽多曲笔,可信者不逾什一。上述种种,皆可贵之史料,但甄别真伪去取,则至为艰巨,苟胸无丘壑,直无从下手,偶一失当,尤误人不浅。



插图选(4)

埃德蒙·杜拉克 绘

荆棘和树木疯长,最后人们只能看見城堡的顶部。



崖山

张明扬 著
中信出版社

崖山海战,是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1279年,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在广东新会崖山海面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最终南宋军队落败,陆秀夫负末帝赵昺投海殉国。作者描写了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和选择,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情境。

湘军史稿

龙盛运 著
重庆出版社

龙盛论述了湘军从咸丰三年(1853)建立发展到光绪四年(1878)被裁撤的全过程,对于湘军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的内在原因、外部影响,规章制度,后方基地,军饷状况,将帅与幕僚,战略战术,特别是与满族贵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博深入的研究。

漫长的调查

萧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39年8月—1940年2月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西康走訪了35个县市,这就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本书重现当年梁思成与同伴们的考察经历,结合营造学社拍下的调查照片与今天的现场照片,让读者再次看到川康古建筑的过去与现状。

我见

[法]马克·吕布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马克的摄影以漫游、嬉戏、流浪的视角,对世界种种细节进行敏锐观察和温情表达。从黄山到埃菲尔铁塔、从上海到吴哥窟、从伊斯坦布尔到五月风暴和独立后的阿尔及尔,马克·吕布通过他的镜头,捕捉了世界各地的多样面貌。

从私密到公开的爱情诗

◎鸠玄

在网络书店见到一本《勃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方平译,华文出版社二〇二三年新版。从书橱里找出早年买的一册与之对照,发现书名中“爱情”一词,原来是“抒情”。

我手头的这一册是一九八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不放心,又查到一九五五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初版本,依然是“抒情”。从“抒情”到“爱情”,无论是译者自己主动修改,还是出版方所为,显然与社

会开放程度有关。

这让我想起有“中国勃朗宁夫人”之称的诗人林子及其诗集《给他》。一九五八年,分居异地的恋人寄给林子一册《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一下子把她迷住了。于是,她也悄悄地写起十四行诗。直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她才从箱底翻出过去写的诗册,整理誊抄在一个小本子上,题名《给他》。一些常到家里来谈诗的年轻人看到,传抄



《狮吼》与《金屋》

◎苏妹

《德妹》,曾虚白著,上海真美善书店1928年版。陈子善说,“曾虚白这部短篇小说处女作是献给他早夭的妹妹的。全篇以九个‘幻想’贯彻始终,颇具匠心”,并引“书评《德妹》(刊1928年12月《金屋》月刊第11期‘介绍批评与讨论’栏,未署名,疑为该刊编者邵洵美作)”为说。而事实上《金屋》月刊第1卷第1期却出版于1929年1月,故陈子善所引应该是其前身《狮吼》(复活号)之误。

《狮吼》作为狮吼社的同人刊物,始于1924年7月,为半月刊,国华书局发行,在出版12期之后,经费拮据,时而休刊,时而续办,时而改名,时而易手,直到1928年7月,经邵洵美全面接办,遂由邵洵美开设的金屋书店发行复活号第1卷第1期。“《狮吼》半月刊变成《新纪元》,《新纪元》变成《狮吼》月刊,《狮吼》月刊现在又变成《狮吼》半月刊”,其中自有不少的经过与苦衷。

这复活号自第4期起增设“介绍批评与讨论”专栏,由编辑部同人“分期担任”,并且“本栏的文章均不署名”,如陈子善所引《德妹》书评。当然,也有例外,如第8、9两期连续刊载了两篇徐蔚南的署名书评。

而同样地,在出版12期以后,“《狮吼》半月刊从第2卷第1期起,当改为《金屋》月刊”,个中缘由,却非资金不足而被动地如此,反倒是由编者主动地“改头换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时候的文坛的不满意”,必须“打倒浅薄,打倒顽固,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要示人们以真正的艺术”,进而提倡乃至实践“有忠实的介绍、公正的批评、诚恳的讨论,有严谨的翻译、优选的创作、精美的图画”,因而《金屋》月刊“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月刊”。尽管在读者们看来《狮吼》《金屋》是前后身关系,但邵洵美明确地说,“《金屋》月刊的产生,许多人的心中都以为是《狮吼》半月刊所投胎,这是个误会”。



了出去。《诗刊》社来信约稿,集中刊发了十一首。这组诗当即荣获全国优秀诗作奖。林子说:“从《给他》的写作到发表,确实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漫长的过程。”

当然,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当代中国,西方也是如此。勃朗宁夫人当年的写作同样是私密的。第一次公开这些诗时,取名《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用意就是要掩饰作者的身份,可见英国当时的思想和社会环境。